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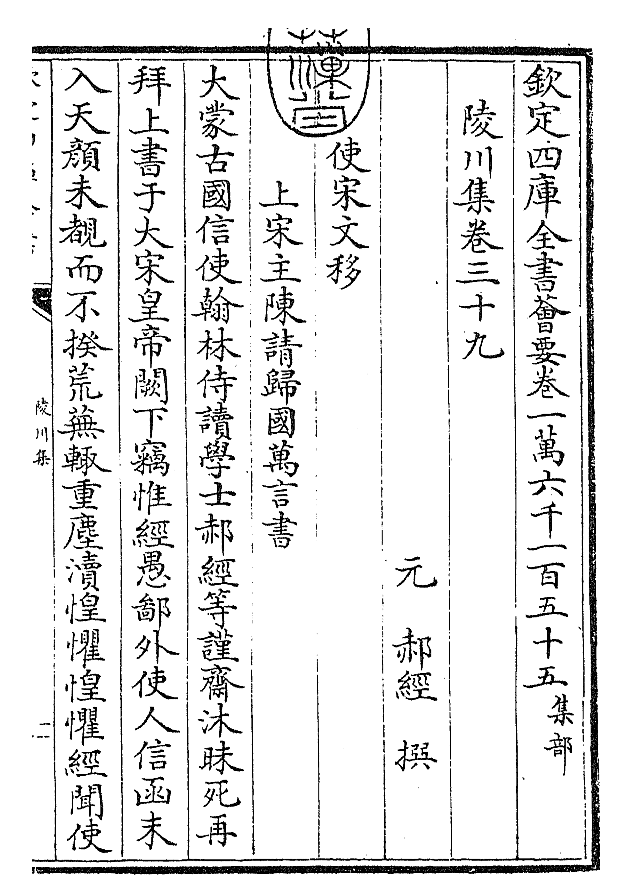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 卷三十九 附錄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陵川集卷三十九

元 郝經 撰

使宋文移

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齋沐昧死再拜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竊惟經愚鄙外使人信函未入天顏未覿而不揆荒蕪輙重塵瀆惶懼惶懼經聞使

人受命不受辭銜命出疆無他事變兩君辭命之外固不容使人私言銜命出疆遭遇事變則必造命使綸綍不致縮絶而信義克著雖煩贅稠疊有不敢已焉者經自入境向使都無闗塞以禮進退則經豈敢踰閑越制於君命之外復置私言于二國之間哉由其於天下之至信獲天下之至疑以天下之至利蒙天下之至害本欲澤加於四海而乃禍叢于一身所以觸雷霆犯鈇鉞傾蠢于萬尋之底側管于九地之下撞寸莛於洪鐘舉

爝火於太陽覬天日之一見曖昧之一白也於是始踰年時即上書闕下不報復上書宰相又不報經愚曹昧不識忌諱以為奉揚君命負重二國提挈希邈之幾輸納和平之美當不諱之朝遇聽言之主一有阻絕即依違顧望自同寒蟬輙遂噤默則懷姦辱命甚矣雖以為愚且妄狂且惑不命之進退屛蔽其耳目儘其號呶而不聽從其彼猖而不顧而不少自沮撓益為刮劘刳肝瀝血盡智畢慮匕佽以進至踈而為至親至離而為至

合乃一表復表再表一書復書再書牒省院閫制府陳
説者非一一皆不報今既緜歴四年荐更寒暑禍變外
鑠中熱自焚抱臂蹙頞氣息縷縷必漸以澌盡豈能捫
舌以坐盡又當引領而快吐明天子賢宰相或一感悟
昭降大命終成好事使之歸骨以見主上則銘佩之意
死且不朽至於盡言取怒或賜死於館下則九原不敢
憾夫天下之禍始于天下之不一自兩日並照海宇分
裂各土其地各分其民事乎此者則遺乎彼謀于北者

則不及南一元之氣散而兆人被其害相與爭奪并滅而公天下之義廢必有兼愛無私一視同仁之君復有保合太和道濟天下之臣視彼猶此視北猶南撤天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曠然一德充實無妄卓爾而立而不惑斷然而處而不疑一以忠恕公普待天下天下雖不一而其義固自一天下雖不合而其義自脗然而無間也方乾坤破碎角立爪剖而乃對面齊秦肝膽楚越弊弊焉自營之不暇戕生人禍天下何時而已乎夫

天下有定理而無定勢聖人馭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審夫勢不執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適是以舉而措之成天下之事業以天下之至静御天下之至動以天下之至常應天下之至變以天下之至無為而為天下之至有為勢莫能定而理無不定推理而行握符持要以應夫勢天下無不定也賈誼有言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審者何審夫勢也定者何定夫理也取舍者何理勢之間也見夫勢必求夫理輕重可

否不相違戾而後權得而處之定天下之大柄不去而行夫臨制之道故不以一已之勢易天下之勢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已之勢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定於中審取舍於外操存其理而曲盡其勢王者之事備矣夫一已之勢如是而便利如是而遂樂而理有未安者寧違於已以狥夫理是不以一已之勢易天下之勢也天下之勢如此而可以有為如此而可以得志而理有所不可者必反諸已以求

夫理是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已之勢也天下之事業已如此屹然不可移也判然不可變也而理不可焉必棄之而不為也是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也方今之勢當如此也而一時則可異日則不可不為也是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也如是則審勢求理無不盡矣故曰天下有定理而無定勢也若夫聖人在位大一統以安天下際海內外靡不臣屬有天下之全勢行天下之正道無復有餘事矣不幸而紀綱衰微遂底頹敗則

迹夫所以衰求夫所以興此自一勢也修而安之以復其初亦自一理也又不幸而豪傑並起割裂河山相與為敵莫能相尚此又一勢也撫而安之各保其有此又一理也故大一統以安天下三代漢唐及貴朝之盛時是也修而復之以安天下周宣王漢世祖之時是也不能有天下之全而各安其所有六朝五季之際是也南北並起中分天下以交際之道共求安治貴朝中葉以後及今日之事是也不計夫勢之強弱兵之勝負時之

利病事之得失一之以和而本之以理此貴朝之所以為得也抑不知當今之勢其當然而理亦當然耶當今之勢已然而理亦已然耶竊惟貴朝今日之事有似乎狗夫勢而于可否之間有未盡夫理者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夫理其取淮南平三叛滅唐蜀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貴朝享

國之久則似夫周可以為後三代然而貴朝國體則以正為大國勢則以弱為强而維持人心曼衍國脉鞏固疆理孱葺基圖則和平舒緩寛柔將就犯而不校不以力爭以惜兵愛民為本故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踈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度德而處量力而用逡廵退遜保宥安全無赫赫甚大之名有皡皡治安之實致力于綱紀文物禮義不侈於甲兵土地人民不為盂施

舍之守氣而一以曾子之守約其勢常屈而其理常信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使顯德之民增羨數倍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疆徙都定鼎以及於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信或者亦嘗棄理而事勢矣圖惟未成而禍變輙至或者又嘗惡屈而求信矣勢或少信而禍變輙至一再有為徒為厲階至今為梗一理之定必不可違一時之勢必不

可成者亦可見矣蓋自石氏失馭耶律氏入汴天下便有南北之勢以周世宗之英武僅能取關南數縣終不能復有燕雲太祖受禪則姑置北漢使藩翰契丹席周人之威遂平諸僭終不以燕雲為事但畀邊將以權使專制生殺捍禦疆埸而已創業垂統保大定功卒安中國殆深見夫理而不拘夫勢此其所以聖也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世為儀型與之定盟至於金源信誓愈固是以南北樂生幾三百年一理之定用之不盡而享之無

窮者又可見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息貫革之射而包干戈以虎皮德著刑措幽遐罔間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清穆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必不可也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必不悖理妄動以自速咎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邰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静之幾者

也故能高提覇王之器應時致治功烈著於時而名聲
昭於後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
太祖開建大業國勢方張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丕承
基統國勢益固可以有為而不為真宗親卻大敵國勢
益盛可以有為而不為仁宗治效浹洽國勢益強可以
有為而不為神宗大有以革國勢益新可以有為而不
為高宗坐弭強對國勢不蹙可以有為而不為至德盛
烈輷輷殷殷在人耳目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

妄者也今乃或者欲于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不以和以惡以一巳之勢易天下之勢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見手末之瑣屑忘肩背之擁腫輕泰山而重鴻毛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内交越國萬里徑達一脉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兵鋒搶攘小人交亂事體不一雖行李往來徒費

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脩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天祚明徳而有主上轉斗極之氣透氷天之春緼降仁恵以福天下自謂諸王聖敬日躋即有濟世之心弭兵之意蟠見藩服延致儒生訪以治道議和止殺期于必行于是語經于沙陀命經於常山約言于武昌畀書於開平下詔

於江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聖度優宏尤為慈愛樂聞善道篤於濟衆有魏孝文之賢周武帝之義金世宗之純極其至則三代名君不是過也不知貴朝何故之以而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羃蒙覆不使進退一報兵亂告之以無所歸再報異聞扼之使不能處山東之事本不相干以為欵兵及其降附底裏進見則又擯而不問累為文移儘自陳説而皆不報一室之内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緜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

窘逼至是耶夫重兵鋒以相圖者先朝之事也伺釁隙而生事者疆埸之吏也推兼愛以弭兵者主上之心也委身命以奉行者經等之義也必責朝欲以曩時之事行之於今以為主上不當通好經等不當妄來始至境上郤之可也誤於接納遂之可也欲加之罪戮之可也邊將犯邊指為欵兵狗而後戮可也必欲錮滯窮蹙使之皇慼自裁不知其罪且有君命亦自不敢也伏惟陛下聖德天縱造道立極存神過化銷鑠大變在位今四

十年享國之永與商周聖王貴朝祖宗並世比隆將使
萬物各得其所豈獨於通好使人使至此極乎經等之
來一自入境貴朝即有定處況復者英滿朝俊德在列
宰弼陪貳謀之不為不深臺諫侍從議之不為不熟學
館髦異貢之不為不多邊閫將帥察之不為不精交際
之道故典具在上下井井條綱不紊總萃如一觀本朝
之盛衰視本朝之虛實體本朝之強弱酌本朝之可否
則經等之事爛乎易覩亦易處也而乃置之舍館數年

不問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小信未孚不足與録敵有釁不可失也彼之相攻吾之幸也大變之後是吾大利之日也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之志擊楫中流以為中原可定桓温進取之計灑掃山陵以為函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入横出以為居胥可封天方祐吾吾可有為進據山東則河朔可圖檄出關南則燕雲可復直扼天塹則故京可收泝江而上則兩川可舉以貴朝積

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辦此一事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為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斂戍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為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其次則不過乘其有故奪據要害必守之地進取必取之地方其有釁焉問使人闖隙攻瑕冒利以進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

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墮壞禮義之國體結起邊釁以為背脅疽根則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蓋惟計天下之勢而不計天下之理故也若燕雲可復則太祖復之矣舊京可圖則髙宗圖之矣淮北可取則寧宗取之矣山東可收則陛下収之矣又豈直俟今日之有隙而後乘之耶蓋非不能也勢不可也非惟勢不可也而理固不可也是以祖宗知理之然寧失之弱而不為強寧失之守而不為戰寧失之棄而不為取

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撫有人民奉安宗祧至于今而烈烈也故凡天下之事無有出於理之外者以理而觀得失自見也以理而處勝負自知也以理而行通塞自見也苟不計夫一定之理而求夫不定之勢欲以一己之勢而易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卒不可易而一已之勢自窮未有不貽禍於天下者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

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随得随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斃師徒漫為捨瀋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横潰至於今日以陛下之德勝卒自解弛委餒而去又可復有為耶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狗夫今之勢不懼夫逺禍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己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狥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

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立國根據絲絡包括海宇未易摇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況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畧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能一向即無君主有中國

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一向便至淪棄金源氏既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猶作一龜茲貴朝不與之絶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為輕蔑而遂不與乎無金源氏之世雖有金源氏倍半之勢殆亦未可輕也况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閡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治太平豈能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亂天所以啟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

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有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無知之難而桓公以覇夏有浞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吕所以啟文帝巢隱所以啟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是無天也至於所報非惟本朝之不幸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

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不再為報前日之事未可定也則宜汲汲遑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脩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界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

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縶歷歲月久益不問此尤所未解者抑其間有不得已焉者耶抑得已而有故欲不已者耶抑天未許二國之成故令梗踣隔越耶何昧昧如是也必或者之論以為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南北之勢一定之勢也南之不能有於北一定之理也理之所在非人力之所能強又非一時之勢可以軋蓋本然不易之道也天下之勢始于北而終于南一氣之運建於

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静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屈者信之本也死者生之原也所以死而不厭而為北方之強寛柔以教則南方之強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于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覇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麡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

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温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畧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折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羲之之論最為見理審勢而竟不見

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為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于齊梁出入于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兖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祇為揭其本根而

以之名亂是數朝數君者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劍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鬭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

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為一則都無所用茍為分裂各恃所長好聘不通則卒相折并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于淮南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以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

物學校盛于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不戰澶淵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絶金源義理之疆巍巍蕩蕩所以不害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直壯克己之道公普便利之澤正大高明之域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蓋祖宗神聖創業垂統深見夫理為一定規模使子孫世守不

敢少有變更踰越一或違之則禍敗輒至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對越上帝光臨大寶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過是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疏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國竊于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頹靡故其弊則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

而不顆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隣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小違之則小變大違之則大變又大違之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也所以有遷國違難之事不能全有中華校其國勢則反有不及漢唐者且承五季之後元氣蠧蝕契丹西夏巳據西北二邊故其國勢頗弱祖宗神聖而能安靖不致力于兵而致力於禮屈巳交隣計安中夏故能以弱為強語地語兵則不及漢唐曰禮曰義

則大有以過之故講信修睦弭兵安民不以力為強弱以禮為強弱者貴朝三百年之命脉也推而行之不使壅底以玉帛為干戈以使人為將帥行李往來不動聲氣二國之間迭為賓主其所役不過數十人其費不過一州之賦一郡之貢而天下帖然是以祖宗以來紆餘委曲畧其細故而存其大體修飭明信而不敢墜也非為其勢當然也而理亦固當然也故凡有天下者必有所事與基圖並立而為一國之盛衰使為國者業業焉

持之而不敢失也奉之而不敢違也修之而不敢怠也其隆平治安則自夫其事之得亂略阽危則自夫其事之失必由之而莫能去為天下者必謹之而不敢忽也三代以來可以喻貴朝者漢唐而已雖其為治則不同而其享國則相類經所以援擬之而不置也夫毋后外戚宦官大臣二漢之事也文武昭宣能謹之是以不能為禍元成桓靈不能謹是以受其禍而莫能遠也宮闈藩鎮李唐之事也自宮闈有故而入於藩鎮相因而然

也天皇以來或謹其始而不謹其終或始終俱不能謹
是以病國家禍生人而莫能已也貴朝之建國也家法
之美體統之正治內者甚備御下者甚嚴唐末五季之
弊一皆草之純乎其一王也故母后之聖號爲女中堯
舜而外戚不與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殺大臣此又漢唐
之所不敢望與三代可以比隆者也而其所事則在於
邦交之一事關國體繫民命本盛衰乃漢唐之所無而
貴朝所獨有是以祖宗以來曲意勉強要結好援斂戢

國勢維持國體不與校量圖惟安靜與其忿然而舉萬衆曷若譪然而馳一介一以和議邦交為國此貴朝之事也夫邦交之事非惟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間問歸脤致禬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事始重申其辭命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列

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脣吻而列國之交極矣至於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久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於蜀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温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而勝猇亭當是之時行

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為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至於李唐始舉義師首命劉文静使突厥及其季年内交藩國外聘諸夷疊疊皤皤莫適所定卒僨以亡至於五季中國微弱耶律氏起於松漠而復有南北之勢自朱氏篡逆袍笏梅老來聘而高頎報之南北之交始通

晉高祖受其冠帶而事之甚謹南北之勢始定至貴朝
啟運剗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
再傳後遂肆憑陵真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
高瓊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不為從綏之計
遂與定盟慴之以天威臨之以大信餽之以重幣示之
以明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
者數十年其後盟約寖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信
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

天下者百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髙宗南幸隋雖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妄為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髙宗猶示大信不為追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而寧宗增修徳政復與章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曰以和

議邦交為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恃守大臣之所
輔相百僚之所議論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
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
本朝方極兵威奄正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
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
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絶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
有此意則主上啟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契丹與貴
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

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緜歷數歲儘自陳説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惟以為必有横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為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

何損至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業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義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摇動可也不棄其輔負於其輻以固皇輿可也

經聞貴朝廣西帥臣以交趾之變有言曰國家紀綱正

君臣和百姓安若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為稱道蓋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已無所致都所不計也已自致之覆亂不暇也經嘗以為養生之術足以為壽國之道人之一身制嗜欲者心志也固筋骸者血氣也為資養者飲食也為節宣者起居也故起居以時飲食以節血氣周流無有壅隘心志安強無有沮撓則一身安而可以有

為矣在童穉時則致夫童穉之事壯浪之時則致夫壯浪之事耆艾之時則致夫耆艾之事矯揉於顓蒙之際駘蕩於方剛之年存養於耆艾之日以引以佚則可以延出年數之表而無札瘥夭折之患苟怠忽恣肆不知理身之道拂其心志勞其血氣飲食不以節起居不以時誑㓜子以不常賈餘勇於中年肆侈哆於衰暮往往損其天年自致中下之壽故省事者養生之本生事者傷生之源由穉以壯由壯以衰由衰以老由老以盡理

勢然也少不為壯者之事老不為少者之事亦理勢然也善養生者循夫理而已夫為國者亦然啟基圖者道也結人心者義也維持統體者紀綱也培植根本者風俗也創業之時則為創業之事守成之時則為守成之事寖明寖昌之時則為寖明寖昌之事寖微寖弱之時則為寖微寖弱之事闢國創制於建極之初張皇崇飭於盛明之日擁衛固護於微弱之時亦猶人之一身相其年數而時其所為老不為壯而稺不為老故其取以

治治以安安以久強不為弱弱不為強亦本然之理也都無所逆而一順夫理則世卜可踰祚脩可求而無覆敗自絶之禍矣茍失道廢義為於不可為之時可為之時而不為禍敗之事咸其自取可以盛大蕃昌傳世永久而自致傾覆亦理勢然也故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善為國者亦循夫理而已伏惟貴朝道盛德至無疆惟休累聖奕葉瓜瓞緜緜昭宣重光賁若草木然而以理而推傳世歷年既盛且逺殆如龎厚耆艾之人精通事變

練歴多故義理之強混涵亢𤣥精神折衝久而益壯然而血氣則衰矣政爾具膏粱奉酒醴供藥餌湛静簡黙深居高拱以壽國脉而固天命之時也或者乃欲添足於蛇置魚於木委棄廟筭經營野謀進癃頽之米肉觀馬援之矍鑠奬厲充國牽率陶侃與新進少年力競一時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之萬全坐勝應時居易不既背馳左顧有以誤天下國家乎夫往歳交廣之師渝合之變武昌之役是天所以大警於貴朝深眷於陛下

也備禦嘗踈缺矣因是而申治精緻圖惟嘗簡緩矣因是而客勿深切玩易者因是而畏難恣肆者因是而斂戢怠者激之而于是乎悚以壯懦者逼之而于是乎強以力如器之方弊且漏因是而湘濯釘錮如事過之後不為生事以求夫異要結好援敵之以信蘇潤瘡痍鎮之以靜閉關息商以待元氣之復求吾之所以未備者於内不求夫所以不當為者於外本夫理而不狥夫勢則景定之元乃建隆之初也周漢晉唐之中興者再貴

朝則至是而三也詩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不止與文王復見於陛下而或者乃狥夫一巳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滞使人而别作為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苟得志焉而都所不恤果能必無誤乎貴朝有國以來隣並之間得失之故不為不多矣利病可否不為不熟矣勢之當然而理之本然不為不久矣不待監之他人皆可自

監也國步萬折一安一危至於今日而復可為是耶陛下聰明睿智彰往察來周乎萬物而不過濟於天下而不遺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得聖人之時顧豈從此以危二國蓋有不得已焉者誕妄迂疏之輩徼功生事之徒偷貳茍且之人自用怙亂之士蝟起橫議相與沮撓經等如鹿衆為犄角雖天子仁聖宰相賢明鑠金之言不可奪也誕妄迂疎者則無有遠慮不識時務敢為大言高論視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自以為子房孔明復

出也翹然自喜惟欲多事已不能持寸刃惡人之不復
讎已不能取尺土惡人之不恢復笑夫登牀告病而勇
於背城借一聞其欲和則忿然而怒即指為秦檜之流
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徼功生事者則不知國家長
久之利惟以爵賞為志今日一戰可以進某階明日一
出可以擬某職是以以敗為勝以怯為勇不用其所長
但暴其所短俘獲則列上首虜多張其數不幸而
一僨委地使生靈肝腦塗野塗城則恬不為怪若已無

所與聞其欲和則曰卷甲休兵置吾徒於何地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偷貳茍且者則腊啇阿遠不與負荷固陋營寵惟恐其失幸得且爾儘自遷延有少利害輙遽推避或以為當和則曰姑為接納其使或以為當戰則曰姑為命將出師至於兩相背戾則曰姑兩廢置稽誤日深畏難日重則惟恐陛下聞知而益為緘錮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自用怙亂者則喜同惡異樂為儌倖某等之來倡義拘留始焉觀變中則待變既而一切

差池而無以應變則曰事勢若此與之絶亦戰與之和亦戰執其使無以已其兵而終當與之戰始可以和而不為之應自致其禍而歸咎於人再起兵端不自悔悞棄疾於某益為誣染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是特横議相與沮撓者而已二國之間誤國欺君又有甚者焉彼間探造鑿之人反復姦宄之徒是也夫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為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悦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必曰彼方有故彼必亂彼骨肉必離

彼臣子必叛彼民思吾君彼必慕吾化彼之輸平也僞彼之命使也詐彼畏吾而爲是彼欵兵而爲是彼不足與吾可折箠長驅而取之矣聞之者必喜而必信夫反復姦宄之徒尤所以誤二國而深禍本也或得罪於北而逭死於南或得罪於南而逭死於北一旦乘機投會蔽匿以進而重爲交亂懷鬼蜮之計扇迎合之辭苟可以得志而無所不爲奇發陰中巧爲營惑與夫所謂誕妄迂疎徼功生事偷貳苟且自用怙亂間探造鑿者熖

焰而飈煽哄應而翕合前者倡于而後者和喁其勢可以回天轉極挂南斗於天山潑湖湘于瀚海決江漢之波以洗濯天下雖陛下神聖特立獨行斷然不惑亦未能有以卻彼經所謂然彼則以為不然某方反復其辭以自明彼則倍蓰其誣以必壞所以誤某之事至於今日講張為幻皆此輩也彼誕妄者大言惑上掇膴仕擅榮耀而自肆矣徼功者積勞累多位上將綰侯印而自得矣偷且者容身茍簡遠得失持兩端而自便矣自用

者文過重怒肆強執安殘忍而自若矣造釁者取重賞獲厚祿而自營矣姦宄者戢羽翼俟風飈而自憙矣四海之内被無窮之禍者兵民也二國之間蒙迍邅之難者某等也九重之内貽社稷之憂者陛下也抑將終從彼之言而必為乎抑亦將采芻蕘之論舍彼而從此乎昔富鄭公奉使契丹謂契丹主曰和則利歸國家福及百姓不和則利歸將帥而禍于國家契丹主大悟于是定盟蓋理到之言不得不從也貴朝祖宗良法美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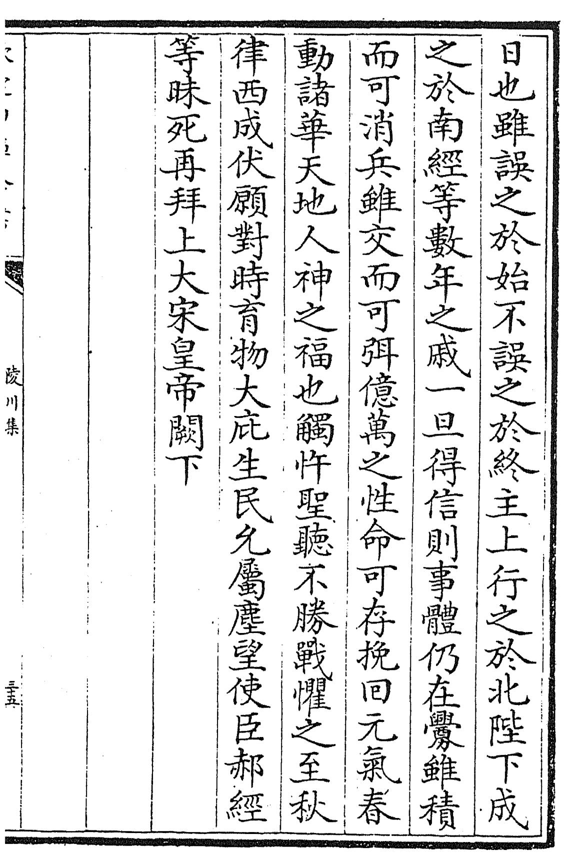
主於和維持宗社以及於今豈可行之外國而不行之
本國使此輩一時得志快意以害二國而種無窮之憂
哉此其所以誤陛下之甚者也非惟誤之於陛下而又
誤之於經等非惟誤之於天下而又誤之於後世經所
以熟數亟論而莫能已也經等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
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為請其後對揚之間數陳
不一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繇
歷四年凡有緼蓄無不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孟

浪與人家國事蓋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敢誤天下後世已然之事則既備言矣未然之事亦既先言矣將然之事亦既亟言矣本朝之事無不盡言也貴朝之事無不僭言也兩朝之事無不並言也先朝之事無不兼言也推本一世之利害究竟萬世之利害無不欲貢之貴朝以成好事也抑之而其氣愈厲挫之而其志愈堅闕之而其辭愈切經之所以不負於國而忠於君者惟此焉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

兵息民意其餘無他敝匿必貴朝以為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礙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别有葢藏之跡明白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人而欺貴朝貴朝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至若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今皆數年長淮以北一切事勢必皆非曩時通好使人亦宜區處或貴朝終於疑阻已别遣使無用經等亦宜賜一明旨或欲與本朝校量疇昔必

決勝負一主於戰通好使人尤為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如此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墜乎千仞之下仰天而呼高下疾徐都所不知過之者睨而不視聞之者掩耳而走彼橫議反復之徒必又瞰臨而下石惟恐其不忠也區區使人不足恩惡陷誤至今而猶不已必使之死而不出二國之民靡

有孚遺然後為快也夫天下之大忌必出於所不忌但
恐貴朝之事不在於好生之君講信之臣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有意慮之所不及者伏望陛下奮乾綱操獨斷
以大禹之智行其所無事體主上之本心閔經等之愚
昧本夫理而不狥夫勢以天下為度以生民為念郤夫
橫議生事反復誤國之言用夫祖宗導迎和氣愛利之
道畀經以二國之事使經展布四體披露一心有以不
負陛下者今氣數將周甲子改元政二國廼續維新之



日也雖誤之於始不誤之於終主上行之於北陛下成之於南經等數年之戚一旦得信則事體仍在釁雖積而可消兵雖交而可弭億萬之性命可存挽回元氣春動諸華天地人神之福也觸忤聖聽不勝戰懼之至秋律西成伏顧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望使臣郝經等昧死再拜上大宋皇帝闕下

陵川集卷三十九

陵川集附録

贈答郝經伯常之大父余少日從之學科舉　元　元好問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覺英靈賦予偏文陣自憐吾已老名場誰與子爭先撐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閒了蔡邕書籍待渠傳

憶郝伯常　元　劉因

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玉缸醉吸金陵月
玄鶴狐遊赤壁秋漠北蘇卿重回首天南王粲幾登樓
飛書寄與平南將早放樓船下益州

壯士吟題郝奉使所書手卷　元　王惲

使節駐淮海人望兩好熙宋人足變詐觀望占成虧不
知破武事中伏混一機壯士死則已不死將有為宋珺
凛風槩天馬不受羈拘隔一館間激之見連雞事久變
乃生勢去心恫疑奄奄十六年憔悴廿湘纍内閧既首

鼠外侮宜紛披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睨柱欲碎首忍見王人徵松嚴操愈厲草綠秋更萋蕭爽隱霧豹脫略觸藩羝老賊主一殺幽憤將何施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眥兵交使其間天理或可期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兀空蟠螭兩行清汝帖只有老天知

題郝伯常鴈足詩　　元　袁　桷

深鬣狐館鬢毛斑猛虎搖鬚障海寰玉樹已歌歸逝水

羽書雖射隔平山不須瓶乳終回漢肯學雞鳴詐度關一寸蠟丸憑鴈寄明年春盡竟生還帛書稱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中統十五年乃至元十一年也明年乙亥四月奉使還

題郝内翰書所作夢觀瓊花賦後

元 張翥

釣魚山前龍上天武昌城外走蜀船老姦欺國馳露布使者坐囚吞雪氊潰兵一夜甲填水血汙木棉花下鬼豈知老仙方卧遊鶴背天風扶夢起頹雲抉月光西流

玉簫聲斷江聲愁露華泣盡瓊樹死廣陵春色寒於秋
百年遺賦人爭重勁墨遒毫精爽動節旄零落喜生還
回首江南已如夢花神換根春更芳想像月色扃餘香
楚招無人青鳥去公不少留涕泗滂

讀國信大使郝公帛書　　元　王逢

西北皇華早東南白髮侵雪霜蘇武節江海魏牟心獨
夜占秦分清秋動越吟蒹葭黄葉莫苜蓿紫雲深野曠
風鳴籟河横月映參擇巢幽鳥遠催織候蟲臨衣攬重

裁褐貂餘舊賜金不知年號改那計使音沉國久虛皮幣家應詠藁砧豚魚曾信及鴻鴈豈難任素帛辭新館彀弓入上林虞人天與使奇事感來今公羈旅日有以鴈四十餉公内一鴈體質稍異命畜之於後鴈見公輒張翮引吭而鳴公感悟擇日率從者二十七人具香北拜三人舁鴈跽其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且致祝曰纍臣某敢煩鴈卿通信朝廷鴈其保重欲再拜鴈奮身入雲而去未幾虞人獲之於苑中以所繫帛書託近侍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書今藏之秘監河南主客劉潛齋云

張女挽詩并序

元 宋褧

女諱阿慶汝南忠武王第八女今翰林待制郝陵

川所聘也日誦數百言尤工屬對十歳而逝元遺

山續夷堅志記其事

三生常侍玉晨君想像文姬一樣人露氣清凝仙掌夜

天葩秀吐上林春木蘭歌怨征行苦柳絮才高老大身

却是貞魂埋不得綵鸞同與駕飈輪

所屬對令畧附於後如睡思昏昏如醉思閒心寂寂

似禪心洗硯黒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墻頭滿地梨

花三月暮隔牆楊柳兩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烟

楊柳畫屏春闗山明月子規魂花柳東風蝴蝶夢江

頭鷗鷺不關名利也風波野外荆榛有底功勛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海收天下之風雲

魯山村 郝文忠公故里　朱樟

青氣洩窯烟迤西勝地偏 地接西溪 雞鳴三晦宅 地名雞鳴鄉見金碑

鹿角一刀田疎族繁枝衍 村中郝姓皆公遠族 孤忠衆口傳過溪

松韻落覽古企前賢

香草深林色 元遺山魯山琴臺詩香草空深林 風流接汝南 郝文忠避地河南魯

山見元史本傳 雁池人不見 公宅有落雁池 滷汁飲猶甘 公九歲避地魯山母病以

蠶和寒道決毋齒飲之而瘳孼絮殘春柳鷺眠淺夏蠶從人訪遺蹟來往恣幽探

陵川城南謁郝文忠公祠仍疊前韻

晚巷閑寒烟榱題一徑偏巳凋池上樹誰拜墓門田桃梗人難辨蟲碑字失傳廟石二通俱無字上丁陳俎豆幸躋頻宮賢公祀典在春秋上丁

鏡鄉亭外路寄恨與淮南公留真州新館有鏡鄉亭大節人難及孤忠死巳甘祝詩因愛鴈惜帛更憐蠶中統十五年九月公帛書博二尺高

五寸附鴈足元仁宗時詔裝潢成卷集賢文臣題識之見宋文憲書後

棣蕚春何晚堂成許共探祠即公棣華堂故址宋廵察欲重修故有落句

題郝伯常帛書後

明　宋濂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即

位定和議於宋妙簡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

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絶但知建元為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勑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

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遠離繒繳而以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㑹公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曽無一人如鴈之歎遂興師伐宋皆好事傳㑹之談而不知有信史在也濂修元史既録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果能傳書云

陶宗儀輟耕録三則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宋館於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為中統也先是有以鴈獻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

所詐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監帛書尚存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殁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

恨南邦本無罪叱留北使欲何為忠魂久掩孤城館褒
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
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烟慘淡駐三
巴漢燼將燃蜀婦髽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
家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劉道濟
先生尤不平之脩書名三為亦見綱目闕而不行中統
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不得還就買

書作續漢史既脱槀會同僚訥正甫諸公飲至數行忽長歎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此

王士禎池北偶談一則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遺山之師一為遺山弟子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

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孫魯别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為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録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弘範見輟耕録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為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郝先生墓銘

元好問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滹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黄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為子求師莫此州為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

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為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令人學詞賦以速售為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為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為文藝選官不為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饑凍不能自堅

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饑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為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殁於成皐其子思温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皐曾以墓銘為請今卒事矣顧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

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殁無十金之産賫志下泉有識興歎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為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為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宦學蔚為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

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為意者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篤於其貧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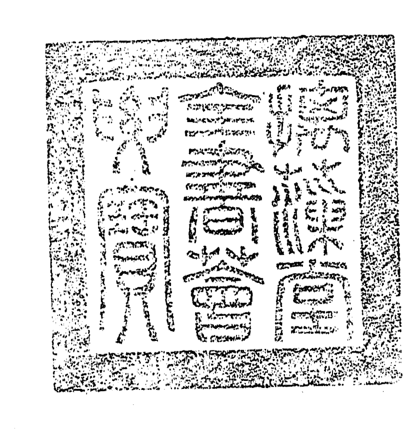
以吏師奉璋峩峩其誰曰我私畀鎡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涅而不淄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蹔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送郝季常序　　劉因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凴藉以立事

功苟為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為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為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其將為州於穎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

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何茹連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